



刊叢說小代現

鎮小的雨落

著 年東

I247.5
D543

現代小說叢刊

落雨的小鎮

東年・著



66•12•0240

•84008112•

現代小說叢刊

落雨的小鎮

著者 東

發行人 王必

年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

郵撥：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第四次印行

定價：新臺幣八〇元

在轉換的時空裏，田野一畝畝被掀翻，花草樹木一株株被摺倒，灰沉沉的工廠、冰冷冷的企業大廈、華麗麗的店鋪、密集集的公寓住宅矗立齷集。土地退隱，友愛被抹殺，舊有的祥和秩序，消逝得蕩然無存。

「落雨的小鎮」裏的作品，就是根據這個轉換的時空，預示一種改變了的生活精神，並且對這種精神提出作者本人的警告。

現代小說叢刊

陳若曦自選集

上昇的海洋

日光夜景

想飛

抓住一個春天

煙火

故鄉故事

老人

最後一封

陳若曦著

許家石著

蕭颯著

蕭颯著

吳念真著

李赫著

康白著

陳若曦著

孫璋著

落雨的小鎮

二度蜜月

拆船

窄巷

紅樓舊事

孤絕

大火

芒果的滋味

真假方玲

東年著

蕭颯著

顧肇森著

李捷金著

宋澤萊著

馬森著

金兆著

楊明顯著

金兆著

獻給在轉換的時空裏迷失的心靈

目錄

青蛙.....	一
一百隻鴿子.....	一三
攆不着的圓.....	二五
無花果樹.....	三七
作品.....	五九
沈默的大河.....	七一
公園裏的鐘聲.....	八三
落雨的小鎮.....	九五
沉船.....	一八五
酒吧.....	一九七

青蛙

停好車子，我們在公路旁走幾步，折進一條小路，過了路口，眼角沒了兩旁沿公路走的建築物，午後的蘭陽平原幾乎無止境地展開在我們面前。潑墨般的大塊烏雲，黑壓壓疊擠，垂低，高聳的九指山和擁集的山巒都被一口狼吞。我在這樣灰暗和陰森的感覺中，非常不安，一心只想趕路；賴却悠哉地望着下面的小河，觀賞兩隻戲水的白鵝。

遠處的田地正在收割，隔着竹林只能聽到簸穀機的鬧聲，那片竹林斜長地縣延到天邊。路兩旁裸着刈獲過的田地，參差地插着鐮刀割剩的禾頭。稻穀隨後就看到，當我們走過一片竹篁，從林間望着房舍前的晒場。走過這個村莊，一條水泥路在面前橫截，路面同樣豐盛地鋪滿金色的穀粒。雨就要來了，有些人家忙着把穀粒起堆，蓋上帆布或塑膠皮，幾個無事忙的童子吵着追捕漫天亂飛的黃蜻蜓。這條水泥路兩端埋進田野，頭尾不見踪跡；路旁植着菜圃，高麗菜美好地苞

捲，蔥長得青翠成片。幾步路，一道竹葉低掩的小橋，溪流潺湲。過橋，左邊拐進一條田埂，這裏的田地尚未收割，茫茫整片淹到腰間。忽然，一陣風湧翻稻浪，從天際滾滾而來；一道閃電沈悶地砍進雲堆，落下滂沱大雨。

我拿公文皮箱遮頭，狼狽地隨着田埂左彎右拐，一路跑向就近的竹林，這就是那片縣延到天邊的竹林，竹林兩邊掩蔽一條深濶的大河，河水靜靜地流，偶而纔有葉叢間滴落的雨點驚起水草裏棲息的鯽魚，噼哩叭啦跳。對面的竹林排得稀疏，可以看到相同蒼鬱的稻田，雨點打在泥土化成野馬塵埃。望着這片野景，賴忽然想淋雨，他纔這麼說就衝動地走出去。中午我去學校看他的時候，他正在教課——他面着黑板寫字，幾年來儘寫那些字，我很替他不值，他瞧我一眼沒當回事，繼續說書；我差不多也不認得他了，事實上我是早上偶然聽到他的消息，而他絕對想不到有我這樣體面的朋友。

「我是桂桓……」

「啊！」他熱烈地握疼了我的手：「對不起，我在上課，請你等一下；你可以在辦公室看看報紙。」

「我，我有點事要去找譚，你不去？」

「我正想那一天——唉，我真想聽聽青蛙叫。」

「現在走吧，我有車子。」

「我必須把課上完。」

「噓，國文課有什麼關係。」

「不好意思。」

他那樣認真我不好堅持，反正只是十來分鐘，我等在走廊抽煙。校園裏除了一角球場的體育課，非常安靜；校外圍繞的四條街道，車聲交錯；這種紛擾和球賽的喧嘩交響一片轟轟不絕的噪音。音質因為車來車去，忽強忽弱，帶着令人不安的顫慄的韻律。

雨，越下越急，似乎三兩天也不會止息。我站得正覺不耐煩，頭上羽翼破聲葉片紛落，一對肥美的竹雉停在上下搖曳的枝頭。牠們懷疑地睨着我的臉，鄙夷地拉一泡屎，匆匆忙忙又飛出林外，於是我越加覺得孤寂。

「桂桓！」

「嗨！」

「嘎嘎！」他豪放地說：「我以爲你死了。」「嗯，我忙得半死。」我接了他遞給我的雨

傘，跟在他後面走。如果不是這樣特定的時間相遇，我們可能錯面而過，他十足像個鄉下人了，這不是我記憶裏的印象。我試探地說：「噫，你發財了。」

「發財？」

「我來給你買地，你想賣嗎？」

「呵。」

圍着竹林的村莊，幾個，在田野中散落。我們朝着兩枝瘦長的檳榔樹走，一會兒就從林間看到紅色的磚房和高過屋脊的稻草團。狹長的路上，山茶花的樹籬裁剪整齊植到路口。院角，一條灰色的水牛懶臥在草地。老運霧樹，枝葉蓬茸，經年不晒陽光，粗壯的樹幹上嵌着幾片掌大的菰菌。瓜棚，大大小小地垂掛黃綠長圓的瓠子。牆角，貼牆站的，磚頭方圓的水池，地下泉從打通的竹管湧出，攪出一池子柔軟的漣漪。池子裏外的牆面細密地鋪滿墨綠色的苔蘚，水色清澈悅人。池子等腰高，地上鋪齊盈握的鵝卵石，賴裸着排骨站那兒，拿乾瓢剖半的水瓢淋浴，不時用顫慄的聲音讚嘆地輕喊。

大半的窗外，樹籬之間昏色的燈光裏，兩個村婦在鄰居的屋簷下談笑着推轉石磨；另半，玉米田後面的村莊，鬧着，好像農忙後做戲，不過那種蕭殺的嗶啞啼噠聽個片刻，誰都會明白是喪

家做法事。因為這陣吵鬧，譚的說詞我聽得不專心，其實他纔表示出否定的暗語我就開始厭煩，雖然那些笨拙的措詞和呆頓的拐彎抹角可能帶着善意。我根本不會在乎乾淨俐落的拒絕，生意總是這樣進行。我逐漸抬高價格，假設他也是如此計較，最後，我不得不攤牌，以警示的口吻說出這裏的都市計劃。按照那張設計圖，這裏的田園將化為烏有。

本來我邀賴來做說客，他却只願逗小孩玩。該說的話我已經說完，這場交談該由譚的回答做結束，可是他藉口走了，弄得我很尷尬，所以賴要去田地走，我毫不遲疑地跟去。逃避那陣哭泣的喧嚷，我們過橋又遠走對岸的田地，這裏只能聽到雨點急躁地摩擦玉蜀黍的粗葉片，而四周是令人不安的幽暗。

「你看譚生我氣沒有？」

「我不清楚……也許……你不該隱瞞都市計劃的事。」

「你要知道我有點困難——當富人把錢投資出去的時候，他的處境可能比窮人好不了許多，他甚至於比窮人小氣，當然我不是小氣，我……」

「我明白。」

「嗯，請你和他說明白，而且，我是帶着善意來，你看他過着怎麼樣的生活。」

「我以爲他比你我都好。」

「怎麼好？只有旁觀者纔能瞎說田園生活好，想想那些真正的農人過着什麼樣卑苦的生活，他們爲什麼辛勤工作，想想我耕什麼樣的田地，我用錢做種子，用錢做肥料，任何時候，無論吃飯大便睡覺玩樂，我的財源總是滾滾而來。」

「好了，我們回頭走，我有點累。」

我因爲賴這樣的藉口也覺得疲倦，我多麼想從前那樣的碰頭聚面，推心置腹地談，手舞腳踏，一定是我的——我難得有朋友能痛快暢談正經的事，嗯，我不該談得口沒遮攔，這樣很容易讓人誤解。其實，我絲毫沒有自我表現的意思，真正富有的人是那些認爲他們的錢已經賺足夠了，我覺得還不够，我只在半路上。

法事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結束，雨顯然也將停止。洗潔的空氣裏，夜色淡掃一片清冷的大地，一隻把時間弄混了的公鷄吵醒遠處的鄰居，隔空掀起交互的夜啼。一前一後，我們沈默地朝譚家的路燈走。賴忽然轉過身，把發皺的臉孔望着我。

「你知道我爲什麼想聽青蛙叫？」

「因爲你和譚一樣，最初的細胞都直接來自田地，呵，青蛙也一樣。」

「嗯……還有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我好奇地說：「講來聽吧。」

「第一次抓烏龜我就想找一個烏龜洞，那些烏龜有的是路過的流浪漢，有的住在河邊或地上的洞穴，我白天找腳印，晚上看虛實。有一次，我看到一排腳印，曲折來回，起頭消失在一條爛泥水溝，因為溝裏一羣鴨子找蟲吃，水弄渾了。我沿着水溝找到一塊斜埋溝畔的石板，很奇怪。我把石板抬高，立刻看到大大小小的烏龜往裏面爬上乾地，躲進彎折裏，我只抓到幾隻落後頭的。接連幾天我悄悄地走近那裏，突然掀開石板，直到沒了烏龜的影子。我本來想拿把鋤頭挖開，或許裏面可以找到寶貝——好像一隻金烏龜。」

「那個洞是報廢了，可是有一天路過，我無意間看到一隻大青蛙。抓那青蛙除了用氣槍臥在地上打，沒別的好方法，因為我想無論我用什麼方法把牠弄迷糊了，我還是必須把手伸進去，當面抓牠。沒想出妙計之前，我很怕把牠嚇跑，幾次忍不住去看牠，只敢遠遠地趴下來，偷偷瞄一眼就趕忙離開。」

「那時候，我們大房只剩下一個啞巴，看着半片房子，窗口還在，門沒了，前面一眼可以望出後面。房間一角放着結繩機，另一角是燻黑的稻草灶。竹床掛着千瘡百孔的蚊帳，小孩子們躲

迷藏，爬進爬出，有時候頑皮了，總愛抓隻蛤蟆，在牠嘴裏倒胡椒，扔在床下，任牠哭號整個晚上。

「我必須喊他叔公，當然他的年紀做不得粗工，所以農忙後的拜拜、清明掃墓祭祖什麼的，他就在路旁賣點香火紙燭；白天抓幾條鱸魚，晚上打燈摸青蛙。青蛙因為化學原料養田，真是打燈也難找了，啞巴雖然不會說話，做幾個表情表示晚上遇到妖魔鬼怪並不難。從前我們出過番人搶村子的事，的確殺出幾個傳說的不散冤魂，於是那一陣子，晚上的田地就他一個人找青蛙。」

「當我無意間看到他坐在門檻，在一根長竹竿上綁魚線，我就一半氣憤一半懊惱自己不會試過這方法。總之，他在地上插了那把釣竿，鉤着一隻活的炸蟴垂在洞口。我想不了許多，總以為那隻青蛙，我先發現的，是我的。」

「那是深夜了，月亮前後兩三次出沒，我的叔公在田裏打着乙炔燈，一路找青蛙，時走時停，一會兒就走近了。我躲在並排的樹幹間發願——可是我的青蛙突然掛上釣竿踢腿。我的啞叔公難得地笑起臉，囁囁，興高采烈地叫着。他正要下手，我陰陽怪氣地在喉間笑幾聲，他果然不安地四周張望，我又笑了幾聲——其實，我自己也很害怕，顫慄的喉音因而更加難聽。他躊躇地望看青蛙又疑神疑鬼地望向樹後，他的臉孔瘦小且皺，眼睛細狹，本來就醜得嚇人，望了片

刻，他忽然把眼縫眯得更細，驚恐地張開嘴，向前伸出細長的頸子，瞪着我的眼睛。我嚇得縮成一團，但是立刻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朝他做鬼臉，我不清楚他是否當場就倒地不起，因為我淒厲地大叫一聲就沒命地回頭跑。

「天剛亮，那裏就有吵聲，我還聽到人們說那塊石板原來是個墓碑。當然，他是鬼嚇死的，而我，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也給鬼纏上了，我病了整個暑假，不得不離開鄉下。時常懷着做好人的意識，這個悲慘的事件在我懂事以前是威嚇的推動力，以後則是啓蒙——」

「一個寓言。」我說：「你真正想告訴我的是什麼？」

「沒有……」他回頭，走起路來：「只是一個悲哀的回憶。」

「呃，賴！」我合起傘跑上前去，安慰地和他並肩走一起：「我知道你要說的是什麼……我也有一個故事和你說，你要聽嗎？」

「嗯。」

「早上看到我，你有點驚奇，甚至於有點不安，我不清楚你爲什麼覺得不安，暫時我不談它。我曾經是個好人，真正的好人通常是：不以自己的功利爲目的，隨時隨地幫助任何正需要幫助的人。最圓滿的幫助不過是毫不吝惜地給予金錢，唉，人類所有的痛苦都在這裏面。」

「我是那樣做的，所以時常弄得你印象中的捉襟見肘，直到有一個晚上，我騎着摩托車從士林回臺北。你知道那條沿淡水線鐵道走的公路，你記不記得路旁間隔地種着尤加利樹？嗯，我的車燈照着一個被車撞傷的婦人，她的裝束一眼就看出是做水泥工的。我停好摩托車，攔了一部計程車把她送往醫院，等等，我得先和你說，我的摩托車被偷了。」

「到了醫院，我纔抱她跨出車門就圍上許多愛看熱鬧的路人，那個奄奄一息的婦人忽然掙扎地抬起手，指着我說：這個人把我撞死了。」

「喔，我大吃一驚，鬆了手，她摔在地上看起來是死了，我驚慌得拔腿就跑，我沒能跑幾步就給追上，幾個激動的人還不分皂白地揍我。」

「我些微沒怨恨那個婦人，對於那些路見不平的路人我也沒有太大的怨恨，不過——這件事使我我很疲倦。」

「那個女人也許傷重，一時迷糊了。」

「沒有，我在樹下看到她的時候，她還呻吟着謝謝，說什麼藍色的車撞的，到了醫院，當然她自己能預感——她是個寡婦，養着幾個小孩。」

「我明白了。」